

百齡老人

我所見聞的馬相伯先生……張若谷

——民衆讀物小叢刊之三十一——

民衆讀物小叢刊總序

「時代是巨輪，是洪流，它瞬息不停的在往前推進，我們跟得上它，我們便站得住，也可以稱得起是這時代的人。」這是田樞機主教的話。是的，這是個二十世紀的時代。我們是生在這二十世紀中的人，我們所想所作的，都應是二十世紀的。

經過八年抗戰後的中國，整個形勢已改觀了，在一面收拾殘局當中，一面努力建設，但建設伊始的時候，要奠定個穩固的基礎，才能功垂不朽。

國家建設的目標：是建設一個富強、康樂、和平的國家，在國際間主持正義，維護公理；在世人前倡導博愛，促進大同。簡言之，便是要建設一個真、善、美、聖的國家。

我們站在時代的前頭，面對着現實，深感到本身責任的重大，現在願獻出我們的棉薄，冀對建設有所協助。我們也深信，我們在這小叢刊所刊出的，不祇是「真善美聖」的大道理，同時也啓示「真善美聖」本身的所在。

建設的責任是屬於大眾的，所以這套小叢刊是獻給大眾的。

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程野聲寫於香港

我所見聞的馬相伯先生

張若谷

一 從鎮江跑到上海

九捌老人馬良，字相伯，別署華封老人，九十後以叟自號。清道光二十年（庚子，一八四〇年四月十七日）夏三月十六日，誕於江蘇丹陽馬家村，生逢國家多患之秋。他的父親，是當時鎮江地方上一個有名的惜老憐貧的儒醫，生有兒子五人，夭折者二，長子建勳，相老居次，老三名建忠，就是做「馬氏文通」的馬眉叔。在馬家先祖中，出過幾個知名的學問家，做「文獻通考」的馬端臨，是馬相伯的二十世祖。

馬相伯自幼天稟獨厚，有異常童，孩提時代即富於幻想。據他自述：「我在兒童時最喜歡仰觀天象，並且歡喜追求天象的根源。當萬里無雲的

天光之下，我總喜歡看月亮。有一次在月亮底下拼命地追趕，但是終於徒勞。又有一次我登樓開窗，拿着一枝竹桿去敲月亮，但是終於落了空！因此我對長輩發了許多問題，如：月亮是活的嗎？月兒生在那兒？到了初三四或二十四五時，我又要問：為什麼只有半個呢？那半個上什麼地方去了呢？但是不幸得很，十有八九都要遭受長輩的呵斥，不然，就是說三話四的回答我，說什麼：半個月亮被老虎吃掉了。我總是不能滿意。到了後來我研究天文學的興趣，便從這兒童時代許多幻想發展出來。」同時他看見了太陽；忽發奇思，曾對太陽說：「太陽，太陽，我知爾為太陽；太陽能識我為誰乎？我能而爾弗能！不若我矣」，相老幼年時代即有這樣幻想，可以說就是他的天才的萌芽表現。

他八歲在家塾裏正式讀書，其後隨父母遷居丹徒。到了十一歲，獨自一人從鎮江跑到上海，走的時候，父親母親都不曉得，他積了幾塊錢作川

資，悄悄地離開家庭，從鎮江到上海，現在乘火車，只消四五小時，那時交通不便，坐民船一共航行了十天工夫。

二 一面讀書一面教學

到了上海以後，他進徐滙公學讀書，從十四歲起，一面助教做先生，一面讀書做學生。他對於各種自然科學，非常有趣，特別喜歡研究數學。他的師長為意大利籍耶穌會神父晁德蒞。十五歲學習法文拉丁文，二十歲研究哲學，二十三歲研究天文，他研究數學幾乎發了狂，夜上睡眠，常在帳頂上隱約看見數目字，甚至連夢中也會發現四處都是數的數目字公式。在求學時代，他做了一部「度數大全」，積稿一百二十多卷，可惜後來散失無存，沒有機會刊印出來。

相伯自幼即因國家憂患而感受痛苦，他偶讀法文通史課本，其中有譏

百刺中國民族無功來呼吸天地間的空氣的論調，他的老師晁神父常提撕他為國努力。十八歲時，法領事署欲聘他作秘書，他謝絕道：「我學法語，是一人為中國用的！」他們很驚訝，祇好作罷了。

在研究數學之餘，他又讀了四年神學，考得神學博士學位，學生生活，就算告終。他畢業後，即被天主教會任命為徐滙公學校長兼任教授。不久調至南京，派他譯述數理書籍。

三 兩件生平得意事

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）日本取琉球的第一年，那是馬建勳正在淮軍辦理糧台，深得李文忠的信任。命相伯到山東藩司余紫垣那裏掌理文案，後接任山東機械局差事，在山東為宦三年，光緒七年，（一八八一）隨黎庶昌（莢齋）公使到日本，任使館參贊，後改任神戶中國領事。歸國後受知李

鴻章，派往高麗襄助辦理改革新政事宜，那時袁世凱年十九歲，正在駐紮高麗的中國軍隊裏當一個小分統。從高麗回國後，他的三弟馬建忠任招商局經理，李鴻章又派他到天津，漢口，上海，烟台，廈門，廣州等地調查招商局財產事宜。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年）李鴻章派他做代表到美國去遊說銀行家接洽借款，想吸引外資辦理機器廠及開礦實業，這是相老引為生平一件最得意事，同時也是一件最遺憾的事，且看他的自述：

「到美國紐約時，美國大總統特派侍從武官前來迎迓，美國的銀行家臣子皆來相會。我到紐約之後，就和他們大商家商量借款，他們都爭着要借，結果大家商訂了的數目，共有五萬萬兩。我知道中堂一定不會答應，然而美國銀行意思又不可却，於是我就同他們商量；以五千萬為正式借款，以三萬萬為他們的存款，存款以三釐起息，然後視中國對於財政需要之一緩急以為因應。他們也贊成了，但是我將這種辦法電稟中堂，中堂來電說

，議朝大譁，輿論沸騰，萬難照准，把我弄得進退維谷，簡直不能見人，我沒法，只可溜之大吉！」

相老不但精通拉丁，法，英諸國言語，而且擅長口才，有中國第一演說家之稱（張之洞語）。他是天生的一个大雄辯家，演說起來從沒有預備草稿，在登台前，他踱來踏去祇消打一個腹稿，一開口便若銀瓶瀉水地滔滔不絕了。

他任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（莚齋）參贊時，某次公使館開盛大宴會，各國公使和日本的顯宦都光臨，衆人要他說話。他想這種酬酢的外交辭令是不可開罪人的，於是他發言道：「不多時，我在歐洲遊歷，看到歐洲的政治，的確比東方清明，歐洲的社會也的確比東方進步。現在到東方來，忽然看見東方政治舞台上有一面大鏡子，竟將西方舞台上的東西，一模一樣照映出來，吾不勝驚奇！好比學生效先生，青出於藍，先生好，學生也

不差，我恭維學生好呢？還是先生好？，吾實在覺得進退兩難！」一時掌聲如雷，外交團中有許多中國人特地趨前向他握手道賀，這是相老在中年時代最得意的一件生平快事！

光緒三十三年間，留日學生發生學潮，他重渡日本，平定學潮。演詞中有「愛國不忘讀書，讀書不忘愛國，」一語，大為湖廣總督張之洞所激賞，便稱揚中國第一名演說家，當日的演說詞，是由梁啟超筆記的。

四 創辦震旦與復旦

馬相老既博通東西學術，又擅長詞令，中年服務外交界多年。歷任日本及高麗公使館參贊，常與日本維新開國諸功臣伊藤，大隈等遊。民國元年任職江蘇都督府外交司，二三年間任北京大學校長。他對於興辦大學，一尤具熱誠。自清外交失敗，他遊歷歐美回國，決心想辦新式的中國大學。

民國紀元前十四年，即公元一八九八（光緒戊戌），中國新學初興，士風丕變。梁任公受清政府命籌備譯學館，聞馬相伯適聘使歐美回國，有意努力教育事業，即敦請其主持，因突遭改變，遽告中止。一九〇三年，（光緒癸卯）蔡子民發動創辦新學，相老（時年六十三歲）方居徐家滙，蔡執教鞭於南洋公學（今交通大學之前身），二人過從甚密，即聯合南洋師生數人，創立震旦學院，取東光明之義。關於創辦震旦初期情況，相老曾作如下之自述云：

「想當年創辦震旦，我因遊歷歐美回國，決心想辦新式的中國大學，和歐美大學並駕齊驅；這是理想，事實是這樣開始的，蔡子民先生介紹了二十四名青年，從這第一班學生，逐漸增加，形成學院。這是仿照歐美大學良好的規模」。（見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二〇〇頁）

「我教了二十四名學生稍稍有點成績，各省有志之士，皆不遠數千里

跋涉而來，中有八個少壯翰林，二十幾個孝廉公。這樣一來，我們就得有把組織而擴大之的必要，於是我們就辦了一個學校，實具有西歐 *Academy* 的性質，名之曰震旦學院」。（見一日一談七七頁）。

初期震旦校舍，設徐家匯氣象台內。開學第一日，為一九〇三年三月一日，學生二十餘人。科目注重拉丁文及哲學。本年計劃，分設文理等七科。並提出下列三項信條：「一，崇尚科學。二，注重文藝。三，不談教理。」此時，相老自任教讀拉丁文，法文，數學及哲學等科。記者先嚴杏笙（諱乃昌）府君，助教拉丁文，又聘天主教耶穌會教士一二人，兼教英法文。

相老初創震旦時所採用之教授法，更為足供中國教育家資作借鏡。茲節錄其自述如下：

「我辦震旦時有一事可以告世人的，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點。那時一

班外國人在中國教我們青年的外國語文，簡直有些顛頂，譬如，他們教英文，一開始就教文句，而不教拼法，弄得學生摸不着頭腦，我却從拼音字母教起，使他們漸漸可以獨立地拼讀外國語文，那時他們教英文所用的課本，大都是英國人教印度人用的，淺薄鄙俗，毫無意義。我却選些英國極有價值的文學作品，如沙士比亞等的著作，藉以提高學英文的程度。每星期日，我召集全校學生開演講會，指定題目，先由一人登台演講，然後輪流推舉學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評，使各人發揮意見，互相觀摩」。

馬相老主持震旦時，校章尚有一特點，即招收學生，對於學生年齡，不加限制。觀其自述云：

「關於招生辦法，我主張年輕的和年長的，甚至三四十歲的，只要他們誠懇來學，程度相當，皆應一視同仁，盡量收納。因為中國的情形與西方先進國不同。我們的青年固須教育，我們的成年人尤須教育，因為他們

學了一點，馬上到社會上去，就有用了。

震旦創辦後五年，以舊日校址狹隘，乃遷至盧家灣，即今日呂班路之校址。該校自相老手創以來，已有十餘年之歷史矣。

相老創立震旦大學不久後，又另外創辦復旦學校。最初校址就在吳淞鎮台的舊衙門內，開學不久，便遇着辛亥革命，上海經過一次光復，學校被軍隊佔據，他領了學生跑到無錫。革命後又把學生搬回上海，借李文忠祠堂做校址。相老在震旦復旦，對於學生非常愛護，常和他們談話，親密得像一個大家庭，一般無邪氣的青年都敬畏他若嚴父。他對於學生修身工夫，又能以身作則，所以畢業出來的學生，有不少對於學術上有貢獻的人才。飲水思源，這些都應該歸功在創辦人馬相伯大老的身上。他的得意門生如于右任，胡敦復，徐季龍，翁文灝，邵力子等，至於還能追憶舊日師生歡聚融樂的情形。

監察院長于右任，於「神州日報」三十週年紀念特刊詞中，追述他往年在震旦學院肄業，及創辦神州日報的情形道：「紀元前六年，余在三原以半哭半笑樓詩譏諷時政，為清廷命捕，時予在開封襪被間闖走上海，肄業於震旦學院丹徒馬相伯先生之門。同學諸友，多卓犖負財志之士，而山陰邵力子，仁和葉仲裕，平湖金懷秋，尤與余暱，逾年，震旦與外籍教員齟齬散學，諸同學別創復旦公學於吳淞。會留日諸同志，亦以取締風潮歸國，設中國公學於砲台灣。兩校同宣，相處密邇，哀時念亂，志事相同。而余復以復旦學生兼中國公學國文講席，師生切劘，關繫益切。講學之餘，深憂切歎，以為清政窳腐，外患頻仍，國亡無日。上海為全國輿論重心，顧自蘇報案後，士氣消沉，正言不作，迄無起而振刷之者，亦吾輩之恥也，於是遂有創設日報之議。其任發起人者，除余及力子，仲裕，懷秋外，如河南王搏沙，安徽汪壽臣，四川張俊卿，湖南黃楨祥譚价人等，皆復

旦中兩校之同學與同事，其在當時，蓋皆不名一錢之窮書生也。」

五 晚年隱居徐家滙

馬相老見他手建震旦復旦兩校，已漸具規模，即擺脫教務，退居上海西郊徐家滙。徐家滙，為明代名臣徐文定公的葬地，也是天主教在江南傳教之發祥地。此地有天主堂，天文台，徐滙中學，啟明女校，藏書樓，博物院，聖母院，聖衣院，孤兒院，印書館，修道院，耶穌會總院等，宗教的大小建築物，何止數十，處處籠罩靜穆的氛圍氣息，數千居民，都是篤信教徒，安居樂業，風俗醇樸，徐家滙這個小鎮，可以算是天主教的一個小國土。

那高插雲霄雙塔尖的天主堂，是徐家園的象徵建築物，從中古世紀流傳下的峨特式的穹門，含着崇高虔敬的意味。鐘聲繚繞，發人深思。沿天

文台西行數百步，青翠樹叢，襯出一玉琢般的白牆，路盡為土山灣孤兜院，紅樓一角，有小升降機直達三樓，升降機為蔡元培先生等醵資贈建，以省代馬老先生上下步伐之勞。

面對着三樓升降機的出入口處，是一間陽光充足的小廳，廳中設長桌一，椅十數，食具儲櫃一，四壁掛滿了字畫，這便是馬老先生的會客室，也是他的膳廳。逢到他談話興緻濃厚的時候，往往留客吃飯，繼續滔滔不絕地同來客暢論天下大事。

會客室中昔年懸有「樂善堂」橫額，左右為陸徵祥氏所集「樂乎天命」「善與人同」的聯句，相老曾自命其寓所為樂善堂。堂的四壁，有于右任先生書的「仿歸去來辭」八幅，陸于兩氏都署款稱「相伯夫子」。前年起又添章太炎氏拜祝九十五壽聯，「魯聯抗議足完趙」「燭武老年猶退秦」。又有段祺瑞氏手錄文字壽語。馮玉祥氏手「福如東海長流水」，「壽

比南山不老松」的壽聯。署款稱「相老前輩」，馮氏又向郝錦生定織相老綉像，款稱「國之大老」。馬老先生九十大慶時，吳稚暉氏送聯：「得天獨厚，應壽一萬八千齡，才經過二倍百分之一」「其道大光，曾傳三千七十字，皆能位兩間壹是於三」。于右任氏聯：「先生年百歲」，「世界第一晨星」。馬老先生自己也寫了一幅自壽聯：「有生可悟常生樂」「今世當知後世因」。

樂善堂會客室有門戶可通相老的臥室。臥室光線也很明朗，同時也是相老譯經寫字讀書閱報的一間大書房。在這間寢室兼書齋的隔室，是一座佈置很精緻的小教堂，每天清晨有神父到堂舉行彌撒祭禮，是相老晨夕祈禱默想的一個幽靜場所。

六 飲食起居有定時

馬相老是一個虔敬的天主教篤信者，年雖將屆百歲，每日起居有時，飲食有節。每日清晨，不分夏冬，拂曉五時左右起身，祈禱誦經，在教堂一參望彌撒祭禮約一小時，七時早膳，略進咖啡牛奶或稀飯雞蛋等。餐後披一覽日報。八十歲後，久厭聞時事，閒輒披閱各方寄贈的宗教及科學雜誌，一自從九一八發難後，又開始關懷國事，特別注意報章所刊國際對於中國的態度，並留意科學界的新發明或新紀錄。

午前，如有客來訪，相老往往接見，來賓中有黨國要人，文人，藝人，新聞記者，教育家，科學家，留學生，慈善家，宗教家，以及親友故舊，各色人等俱有，都莫不以得相老一言為榮。五年前相老違和，病勢甚重，幸不久即恢復健康。近年來，醫囑靜養，曾拒見來賓。但不速之客，或為故舊，或因時事往調者，絡繹不絕，是相老家族，引為最關切而感到最痛苦的一件事，曾登報啟事，謝絕訪問，甚至囑僕從反扃其門，終歸無效。

，來訪諸人，仍紛至沓來，均以一覩相老顏色並得一談為快。

相老談興濃厚時，喜歡留客共進午膳。一壁進食，一壁談。老人齒已盡落，鑲裝全副假牙，每餐祇略進雞汁及煮爛的肉類，所食甚微，足夠一日的營養而已。

午後賓客興盡辭去，則倚沙發發小睡。有時來伸紙央求墨寶，相老欣然對客揮毫，字跡雄健，不類出於年將百齡老人的手筆。相老自八十歲後，始臨池作書，曾自嘲為「八十歲學吹打」。

七 長生不老三原則

馬相伯大老雖活到九十八歲的上壽，但是精神矍鑠，毫無龍鍾衰態，一定有許多要知道他用的是什麼長壽秘訣。據記者所知關於馬相老過去九十多歲的生活，分析他的攝生之道，不外乎下列三個原則（一）清心寡慾。

(二)早起早眠。(三)飲食節制。

馬相老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家，他從小即信仰天主教，因此生平在身心一修養方面是受慣嚴格的管理的，加之家教又嚴，據相老追述他的孩童時代一家庭狀況道：

『我們家庭奉天主教由來很久，大約在利瑪竇到中國來以後，我們的祖先便成為教徒。我的外公婆也是奉天主教的。我小時，母親教導我極為嚴厲，對於我的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都不肯忽視。我因母親督教甚嚴，却養成一種嚴肅克己的觀念。……：口出惡言，在所例禁，在桌子上和大人一塊吃飯時，坐位不得侵佔人家的地方，檢菜不許越過自己面前的菜蔬。到了外婆家裏，母親必每日照常教我一定的功課，如讀生書幾頁，溫熟書幾卷，臨字若干，等到功課完了之後，才准出去玩耍。……：』

相老以九十八歲高齡，如今每天清晨，不分夏冬，五時即起身。這個

早起的習慣，也是從小養成的。幼年時，天初明，太夫人即招之起床，誦經祈禱，風雨不更，一日不輟。晚上到了九時即就寢，早起早眠，九十八年來如一日，這種起居有定時的良好習慣，是相老能活上壽的原因之一。相老的尊人壽七十五齡，太夫人八十九歲，姊適朱氏，九十三歲而作古，一門長壽，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件。

相老不但起居有時，而且獨居一室，有清心寡慾的美德。他自述在高麗時，曾被袁世凱挾嫌誣告狎妓的一段笑話道：

一余在高麗任彼邦政治襄助，與吳少軒開誠相助，關係密切。袁世凱往往以私相干，余不能盡如所願，故毀余於吳，說余常狎妓飲酒，在公署一帶着妓女睡覺，官方不檢。吳少軒為人甚正派，且平生不二色，所以最討厭這種事情。一日清早，大約四點多鐘，余方在酣睡，少軒忽一人跑到辦理事處，直入臥室，余一榻獨眠，相見甚歡。余問他：何以如是之早？彼舍

糊應之，未嘗明言所以。余當時茫然，後來才曉得這麼一回事！余莞爾笑道：不但在余房中找不到女子，連一隻繡鞋兒也找不到！然而余對袁並未曾有所嫌怨，因為那時余氣概方盛，自待甚厚，不把此事放在心裏」。

馬相老常對青年人道：「我無其他養生之法，惟自知不浪費精神而已。換句話說：就是保養元氣，應該早起，要養成雞鳴而起的習慣！年輕人須注意三件事：一，不浪費精神。二，早起早眠。三，少吃東西。」

說到相老平日的飲食，非常簡單。牙齒已經完全脫落，不能吃米飯菜肉。上午七時早膳，略進牛奶咖啡或薄粥雞蛋，正午中膳，以雞汁或肉汁為主要食品，晚餐略與早餐相同。馬老除遵守宗教齋期外，並不提倡素食，他常笑對左右道：「從前伍廷芳想要活到百歲，他在世時，就吃長素，但却先我去了。我老人並不吃素，倒還活到現在的年紀」。

八 思想信仰與著作

馬相老是一個哲學家。他從小對於人生觀即發作奇想，苦思人生之謎，如何解答？他想：「人生一世，如螞蟻做窩，忙個不了，又為什麼」？「人有良心，有靈魂嗎？難道所謂善惡功過沒有賞罰」！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非禮物不可遺之造物而何」？「如果世人知道，百歲前後無我，我之為我，作何歸宿」？

從上面這幾條疑問，相老再三思索，結果他成了一個宗教信仰者，皈依了天主教。他批評中外哲人道：「孔子一生很是高尚，可是夫子之談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！他的門人，這般紀載。夫子自道：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，可知這道真可貴。老子之道可道，非常道：好在一個「常」字：天長地久，常然真寂！或許他原來是從小亞細亞東來中國；所以晚年又西度

函谷關回去；不然，西度為何？列子稱西方有聖人，這又是指誰，指救世主麼？偉大哲人，畢竟是亞里斯多德，生在距今二千三百多年前，不但精一名理，還能講格物，樹立科學的種種基礎，至今仍受其學說影響。他的哲學家賴有聖多瑪斯的整理和擴大。據史傳載，老而好學，臨終時候，還懇切一祈禱於造物曰：「祈望長生的上智光照我！亞里斯多德的偉大精神，即此一語，永垂不朽！」

相老既是一個宗教家，他的人生觀念是如此：「做人是暫時的，好壞，決不能就此拉到。凡事總要照造物主的意思做去。譬如人要勤勞，纔能活命；人要互愛，才能生存。書上說：天降下民，天生蒸民，也是這個意思。從前唐明皇與楊貴妃，那樣卿卿我我，說什麼在天願學比翼鳥，在水化為比目魚，無非是要得「永」愛罷了」。

相老對於宗教既有了堅決的信仰，對於科學才發生特殊的興趣。上海

申報五十年紀念時，他特地寫了一篇「五十年來之世界宗教」長文，他並不以宗教家的立場來論宗教，而以局外眼光，世人常識及世界歷史，從事實地的研究。原文中引證五十年來世界著名科學家的言論，以彰明宗教的存在，而打破迷信無稽之談，是一部今世研究科學與宗教問題者必讀的重要文獻。

相老生平著述中，以宗教家論宗教者，有「新史合編直講」，藍本為費業弟所編，引用典辭，至五十六種之多，是聖經學中的一部名作。經相老以文言譯經，以白話講解，得二十卷，由上海山灣印書館發行。又在創辦震旦時期，印有「拉丁文通」及「震旦大學講義」現已絕版。哲學方面，著有「致知淺說」，自成一家言，亦震旦大學講義，今由商務印書館發行。傳記方面，有「靈心小史」，即聖女小德肋撒傳，由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，近將三版。說起這本小傳，却有一段軼事可記。

相老年將九十時親譯聖女小德肋撒自傳「靈心小史」，他對人說過：「假如有一位西洋太太小姐來看我，我至多起身招待，點點頭罷了！可是這位聖女，千千萬萬的聖教徒向伊致敬：我老人當然不能例外：因為伊的德行如此高超，能翕合救世主的聖意；不像一般人物自尊自大！伊溫良謙卑，倒成了現代世界已故偉人中最偉大的一位聖人呢！」每逢宗教難題發生，相老常說：「請這位大聖女轉求：我們不過小走卒呀！」他又親筆書聯，向聖女表示敬禮：「祈爾萬障玫瑰雨」，「啟予一片赤子心」。

八年前，在徐家匯蔡子民于右任發起的慶祝相老九旬大慶壽筵上，相老的外甥朱志堯演講中也提起此事，他說：「我舅年已開百，而仍手不停筆，譯述嬰孩耶穌德肋撒之小傳尚未脫稿。是我舅亦不自倚老賣老，而奉二十餘歲小德肋撒為保姆為女師；即希望變為小孩而得升天也；即自求常生不老也。」

相老在國難期中，發表言論甚多，其門人筆錄彙有「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」一書，由文華美術圖書公司發行。前年春夏間，相老又閉戶譯成聖經若干卷。完稿之日，上海黃炎培親書送給他一幅祝壽頌詞，中有句云：「巍巍相老人，今之徐文定，學郵歐亞通，道籥天人應。政海偶迴翔，聖功必以正。皎如日，明如月，如風風人雨雨人。登樓神采長輝發，譯完基督遺經千八百年前，先生大年八十又二八」。寥寥數十語，把老人過去生平的略歷事績，都包括寫在裏面了。

的望渴已久士人外內教國全
種一第「書叢識知本基教公」

（公教信友手冊）

！了版出已經近最

——欲認識中國公教歷史者不可不讀——

題 字：田樞機主教，于總主教。

序 文：牛若望副主教

照 片：當今教宗，田樞機，黎公

使，吳公使，于總主教。

內 容：中國公教的歷史和現況，

文化教育慈善等事業。

執筆者：于斌，牛若望，方豪，毛

振翔，程野聲……等。

——欲認識中國公教現況者不可不讀——

角五元一幣 港：價 定

會學理真教公港香：者版出

號八中道諾于港香：址 地

一十三之刊叢小物讀衆民

百 齡 老 人

版初日五十月十年八四九一

A hundred years old man.

(K-31)

承印者：	發行者：	出版兼	主編者：
香港	香港	香港	程
聖類斯	皇帝行	干諾道中	野
工藝學校	二樓	八號	聲
		會	

角壹幣港册每售零

元貳幣港郵連(册四廿)年全

Cum approb. Ecclesiastica

24

269164

11

24

269164

11